金石萃編

金石萃編卷四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秦

嶧山刻石

石高八尺八寸廣四尺三寸十一行行廿一字後刻鄭文寶記正書今在西安府學

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
逆威動四極武義直方戎臣奉詔經時
不久滅六暴強廿有六年上薦高號孝
道顯明既獻泰成乃降尃惠親輈遠方
登于繹山群臣從者咸思攸長追念亂

世分土建邦以開爭理功戰日作流血
於野自泰古始世無萬數陀及五帝莫
能禁止迺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復起
災害滅除黔首康定利澤長久群臣誦
略刻此樂石以著經紀皇帝曰金石刻
盡始皇帝所為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
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
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
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金石
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

秦相李斯書嶧山碑跡妙時古殊爲世重故散騎常侍徐公鉉酷耽玉箸垂五十年時無其比晚節獲嶧山碑摸本師其筆力自謂得思於天人之際因是廣求己之舊跡焚擲略盡文寶受學徐門粗堅企及之志太平興國五年春再舉進士不中東適齊魯客鄒邑登嶧山求訪秦碑邈然無覩逮於旬浹怊悵于榛蕪之下惜其神蹤將墜於世今以徐所授摸本刊石于長安故都國子學庶博雅君子見先儒之指歸淳化四年八月十五日承奉郎守太常博士陝府西諸州水陸計度轉運副使賜緋魚袋鄭文寶記

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逆威動四極武
義直方戎臣奉詔經時不久滅六暴強廿有六年上薦
高號孝道顯明既獻泰成乃降專惠寵親輙遠方登于繹
山羣臣從者咸思攸長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爭理
功戰日作流血於野自泰古始世無萬數陀及五帝莫
能禁止迺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復起災害滅除黔首
康定利澤長久羣臣誦畧刻此樂石以著經紀皇帝曰
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爲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
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
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金

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

右鄒嶧山秦二世刻石以泰山所刻較之字之存者頗多而磨滅尤甚其趙嬰楊樛姓名以史記考之乃徵可辨其文曰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爲也今襲號而金石刻凡二十九字多於泰山存者而泰山之石又滅盛德二字其餘則同嶧山字差小又不類泰山存者刻畫完好而附錄于此者古物難得兼資博覽爾 集古錄

右秦嶧山刻石者鄒文實得其摹本于徐鉉刻石寘之長安此本是也唐封演聞見記云後魏太武帝登

山使人排倒之然而歷代模拓之以為楷則邑人疲於供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殘缺不堪摹寫然猶求者不已有縣宰取舊文勒於石碑之上置之縣廨今人間有嶧山碑者皆是新刻之本而杜甫詩直以為棗木傳刻者豈又有別本歟按史記本紀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而其頌詩不載其他始皇登名山凡六刻石史記皆具載其詞而獨遺此文何哉金石錄

直長者為真本橫列者為摹本有徐氏門人鄭文寶依真本式長列者法度全備可近于真但攸字立人

相近一直筆作兩股近李處巽于建康新刻甚謬吾邱衍學古編

右嶧山碑青社本斷裂多矣余得之習禮檢討嘗見陳思孝論嶧山翻本次第云長安第一紹興第二浦江鄭氏第三應天府學第四青社第五蜀中第六鄒縣第七然余於蜀中本未之見也楊士奇東里續集

唐封演謂魏大武登山排倒此碑有縣宰取舊文勒于石其後徐鉉得模本鄭文寶刻于長安自此刻者甚衆評者謂長安第一鄒縣最下而杜甫詩又云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據此數說則嶧山

舊石亡在開元之前其翻本或以石或以木矣則未知鉉所錄者縣令所刻石耶抑即肥失真之本耶而鉉自謂得想于天人之際何也余所收二本一爲鄭文寶本正臨自鉉者僅存形似無復神情其一本則至元間翻刻蘇跋元祐中縣令張文仲又刻之矣此又當居文寶本之下原文二段後段乃二世詔文都元敬謂宜在石之傍文寶誤錄爲一而至元刻跋以爲皆二世頌始皇語尤可笑趙崡石墨鐫華

此碑自皇帝曰以下乃二世詔文在始皇刻石之旁予見泰山碑如此鄭文寶不見泰刻其所刻乃徐氏

摹本故牽聯誤書然此碑非文寶之傳則後世不復再見文寶可謂有功於字學者而宋史列傳不言其能書殆以政事而揜之耳 都穆金薤琳琅

嶧山石刻其文有云功戰日作當是攻字古人以攻功二字通用齊侯鎛鐘銘肈敏于戎功作攻周禮肆師凡師不功則助牽王車故書功爲工鄭司農讀爲功古者工與功同字 金石文字記

前始皇詔一百四十四字後自皇帝曰以下二世詔七十九字微小較然分別都太僕云鄭文寶不見秦刻牽聯誤書非也史記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

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
臣從者名所謂盡刻始皇所立刻石者始皇六刻石
各異其文二世刻此七十九字之詔于六刻石其文
同也碑云親輔遠方郎親巡又云陀及五帝郎他字
楊升菴金石古文作施及五帝右旁他施雖相似而
左旁方㫃則不同宜從他爲近又云熘害滅除害字
上無點篆形似周金薤琳瑯誤以爲周非又云刻此
樂石抒演兒聞記曰刻此樂石人都不曉顏師古謂
以泗濱浮磬作碑是也又云功戰日作功攻通用顧
亭林已論之余所攷證者凡五字又二世詔曰丞相

臣斯左丞相也臣去疾右丞相也去疾徐廣曰姓馮御史大夫臣德其姓則不傳也按周史籀作大篆籀文秦李斯增損大篆異同籀文作小篆亦曰秦篆張懷瓘書斷曰李斯小篆之祖也當李斯覇秦滅六國學荀卿而性欺刻上書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其造書變古成一家法蔽絶後賢掩滅先軌使己得專精獨擅也斯秉政嚴酷卒被五刑其書雄傑竟爲百代典型太史所謂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而其傳則固有不朽者在也予又考始皇本紀三十四年李斯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

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廷尉雜燒之觀此則博士官所職者未嘗燒又陳倉石鼓亦得免于煨燼二者乃前人所未發並附記之陳奕禧金石遺文錄

始皇嶧山石刻在二十八年而碑詞有廿有六年上薦高號之語與史不同按始皇紀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議帝號稱成功號曰皇帝故曰廿有六年上薦高號也至廿八年乃東行郡縣上鄒嶧山而立石焉上鄒嶧山爲始皇東巡之始立石嶧山爲始皇立石之始而史獨不載其辭不可解也盧舟題跋

金石文字記云古人功攻二字通用予又按荀子議

兵篇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強𥶯傜注攻當爲功國
語辨其功苦韋昭註功與攻同 吳玉搢金石存
史記釋作嶧金石刻因明白矣作刻石因明白矣中
動作勳從童與婁壽碑冏不勳心字同又校官碑董
並衡彈碑以府承董察古文尙書董之用威董皆作
董檀弓鄭重汪踦注重當爲童張公神碑仙僮郎仙
童古重與童本通也䩸作戎从十十古文甲字戎早
等字因之攸作攸說文解字曰攸行水也從攴人水
省秦刻石作汥今此作攸蓋用水省之意優於許而
與汥則不相合矣親巡作寴親覩說文又曰寴至也覩

車約軓亦古字通也又彊作疆上變尸專作專中變
田建作䢖下變𠃊數作數譌𦘔爲𦘔襲作襲譌𠂤爲
𠂤者作者省右筆德作德省中筆此皆于六書之正
不合或是古本磨泐鈎臨寫時以意增改未可知又
壹作壹金作金既作既極作極逆作逆此雖互異猶
未失籀篆之正者也碑於明時中斷畢沅關中金石記
按嶧山在今嶧縣東南十里水經注始皇觀禮于
魯登此山命李斯大篆勒銘山顛名曰書門太平
寰宇記李斯所刻石嶺名曰書門始皇乘羊車登
之其路猶在即刻石所也原石久毀世所傳皆後

人摹本東里續集載陳思孝論嶧山翻本有七今
止存西安鄭文寶本江寧李處巽本紹興申屠駉
本而已數者相較惟鄭模本尚餘古意因依其文
錄之而二本從略爲思孝所稱靑社本後有金人
題字云嶧山秦刻磨滅久矣宋初惟江南徐鉉有
摹本贊皇李建中傳寫得之遺余曾祖金紫公傳
子孫四世踰百年靖康建炎兵火相尋舊藏文籍
散落殆盡獨此刻僅存命善工勒於靑社郡舍阜
昌甲寅河南李仲坦志共八十餘字載于欽齊乘
楊士奇猶及見之袓屢詢土人屬其訪求是刻卒

然可蹤跡也吳氏玉搢又云曾見李陽冰書嶧山碑較鄭本差小而力綵筋髓與陽冰他書絕異疑好事者轉臨鄭本假托陽冰耳今亦不知其處

又按鄭文寶記稱是刻模本徐鉉晚年所得鉉按定說文末附篆文筆迹相承小異者十三字其中親言亻旡無長六字皆引李斯刻石爲證然所載旡字注云說文作旡李斯小變其勢葢卽指刻石中旣字之旁猶親字彡字皆舉其半言之然模本旣旁作旡而說文作旡必傳寫之譌

泰山刻石

石高四尺九寸廣一尺四寸存字四行行十二字舊在泰山碧霞元君祠今毀

口口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口昧死言

臣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

死請

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請

按史記秦始皇帝行幸天下凡六刻石及二世立又刻詔書于其旁今皆亡矣獨泰山頂上二世詔僅存數十字爾今俗傳嶧山碑者史記不載又其字體差大不類泰山存者其本出於徐鉉又有別本云出於

夏竦家者以今市人所鬻校之無異自唐封演已言嶧山碑非眞而杜甫直謂棗木傳刻皆不足貴也余友江鄰幾謫官於奉符嘗自至泰山頂上視秦所刻石處云石頑不可鐫鑿不知當時何以刻也四面皆無草木而野火不及故能若此之久然風雨所剝其存者纔此數十字而已 集古錄

右秦泰山刻石大中祥符歲眞宗皇帝東封此山兗州太守模本以獻凡四十餘字其後宋莒公模刻于石歐陽公載于集古錄者皆同蓋碑石爲四面其三面稍磨滅故不傳世所見者特二世詔書四十字而

已大觀間汶陽劉跂斯立親至泰山絶頂見碑四面有字乃模以歸文雖殘缺然首尾完具不可識者無幾于是秦篆字本復傳世間矣以史記本紀考之頗多異同史云親巡遠方黎民而碑作親輔遠黎史云大義休明而碑作著明史云垂于後世而碑作陲于後嗣史云皇帝躬聖而碑作躬聽史云男女禮順而碑作體順史云施于後嗣而碑作昆嗣史云具刻詔書刻石而碑作金石刻皆足以正史氏之誤碑旣出斯立模其文刻石自爲後序謂之泰山秦篆譜云金石錄

泰山篆秦丞相李斯書慶歷庚子歲宋莒公惜其殘剝摹石於東平郡凡四十七字江鄰幾治奉符患四方求者日至厭于供命則又刻其字於縣廨按其文秦二世詔也史記載始皇帝上泰山立石封祠下禪梁父刻所立石詔書其叙巡狩以時不書封禪事立石書詔非緣封禪發之疑史記自誤二世元年東行郡縣並海南至會稽盡刻始皇所立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如此則泰山刻石始皇帝立始皇詔書刻其三面二世詔宜在其陰今石南面爲二世詔書始皇帝刻詔書乃在北西東三面盖石仆而後人起立植

之以其一面稍完故立之南鄉此其故也考其詞竊音親輒音郡遠黎民大義著明史作休明陲于後世史作垂于後世皇帝躬聽史作躬聖男女體順史作理順且刻詔書金石皆史誤以詞可得證之然昭格內外或謂爲融古字相借不然則格與隔不可兼用也陲爲邊陲若垂後世則當作垂說文甚辨慎不應爾見泰山篆字疑其字誤慎書雜以古字論撿押也曰施于後嗣石尤可考益爲昆字昔衛宏書謂古一字有兩名者就注之御史夫夫則大夫也呂公亦曰夫中有大如千人書千千今考禮記檀弓曰夫夫是也則

字蓋如此此此李斯所得据也大夫貫爵爲夫則大夫同文義亦可知廣川書跋

泰山刻石廣川作泰山篆金石畧作封泰山碑金石錄補申徒𨛗會稽碑跋云行臺侍御史李處巽獲劉跋所摹本刻于建業郡庠楊東里集亦云應天府學有此諸刻石余得之張士謙應天府學即今江寧縣學予嘗屢過其地惟見吳天發神讖碑及處巽所摹繹山碑在遵經閣下而泰山諸莫有知者俟更訪得之金石存

聶劍光欽泰山道里記云秦篆刻石先是在嶽頂玉

女池上後移置碧霞元君祠之東廡石高四尺四面廣狹不等載始皇銘辭及二世詔書世傳爲李斯篆字徑二寸五分宋人劉跂親爲摩拓得字二百二十有三近年摹本僅存臣斯以下二十九字末有明北平許口隸書䟦乾隆五年廟災碑遂亡元藏舊拓本筆意同瑯琊石刻惟字形較大首端界一線中有裂痕首行上泐二字下泐一字四行請字下有分書兩行云岱史載泰篆碑僅存此二十九字余至泰山頂上從榛莽中得之恐致湮沒因口之口口以口口古之遺跡云北平許口并題字徑一寸其城內嶽廟一

石乃從此翻出者眞優孟衣冠也山左金石志

按始皇刻石之辭具載史記本紀石本頌詞久蝕惟存二世從臣名四行後幷殘石遭火矣昶得舊拓本摹之其第二行止昧死言三字第四行提起作臣請具刻云云與瑯琊刻石連接者不同疑當時此處石已剝泐不能直書故爾金薤琳瑯又云刻文起西面而北而東而南共二十二行其末行制曰可三字復轉刻西南稜上則分行位置亦與諸刻異矣

瑯邪臺刻石

石高三尺二寸五分廣三尺十三
行行八字今在諸城縣琅邪臺

五大夫闕 五大夫楊樛

皇帝曰金石刻盡　始皇帝所爲也今

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　始皇帝其於

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　成功盛

德

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

臣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

請　制曰可

五大夫闕　五大夫楊樛

皇帝曰金石刻盡　始皇帝所爲也今襲號而金石刻
辭不稱　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
成功盛德
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
書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請　制曰可
右秦瑯邪臺刻石在今密州其頌詩亡矣獨從臣姓
名及二世詔書尚存然亦殘缺熙寧中蘇翰林守密
令廬江文勛模搨刻石即此碑也從臣姓名五大夫
作夫夫泰山秦篆亦如此或以謂古大與夫同爲一
字恐不然余家所藏古器款識有周大夫始鼎及秦

權銘欵首大安皆用大字蓋古人簡質凡字點畫相近及音同者多假借用之別無它義東漢時碑刻尚多如此金石錄

琅邪臺在諸城縣治東南百六十里臺三成成高三丈許最上正平周二百步有奇東南西三面環海迤北爲登臺抄道臺上舊有海神祠禮日亭皆傾圮祠垣內西南隅秦碑在焉以工部營造尺計之後言尺寸皆用此石高丈五尺下寬六尺中寬五尺上半寬三尺頂寬二尺三寸南北厚二尺五寸今字在西面碑中偏西裂寸許前知縣事泰州宮懋讓鎔鐵束之得以不

類碑之秦始皇頌詩及從臣姓名久剷去今所存者
二世從官名及詔書十三行八十六字字徑二寸其
首行五夫二 二行五夫二 楊繆皆二世所刻從官名
史記所言二世元年春東行郡縣李斯從盡刻始皇
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是也或指爲始皇從
臣姓名之末行誤矣自皇帝曰以下與史記文句無
少異石上下各刻一線爲界每行八字二行與三相
閒少遠詔書與從臣名不相屬也三行止七字者爲
四行始皇提行地也後六行八行十三行並提行矣
末行三字漫漶特甚餘皆可指而識也別有熙寧中

蘇翰林守密令廬江文勛模刻之本在超然臺上相距百餘里與此無涉都元敬金薤琳琅所載宋莒公刻本十七字皆頌詩中語今亦無存山左金石志揅經室文集

按始皇本紀二十八年作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德意凡七十二句末云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爲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狀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云云張守節正義言王離以下十八從始皇咸與

始皇議功德于海上立石於琅邪臺下十人名字並刻頌今石刻頌詞全蝕二世詔書之前惟存二行一云五大夫闕 一云五大夫楊樛據本紀則首行闕處是趙嬰名也蓋十人之名每行一人趙嬰以前尚有八行皆始皇立石時與議之人非二世從官所謂石旁著大臣從者名者即李斯馮去疾臣德之名與此無涉且以後十一行字迹亦頗不類證之史記正義其與頌詞同刻顯然史載始皇二十八年上鄒嶧山泰山登琅邪二十九年登之罘三十二年之碣石三十七年上會稽旬歲之間

立石頌功事凡六見二世效之不旋踵而已亡天
下功德固安在哉自秦至今閱數千年之眾碣石
之刻久已無傳嶧山會稽皆出後人重摹泰山石
又燬于火而此石巋然猶存且一石中脩存始皇
二世之跡金石不朽信有徵矣然安知非造物者
靈留此刻以爲萬世好大喜功之主戒也
又按梁書竟陵王子良爲會稽太守范雲爲主簿
雲以山上有始皇刻石三句一韻多作兩句讀之
並不得韻文字皆大篆人多不詳雲夜取史記讀
之明日登山讀之如流今觀嶧山刻石及史記載

泰山碣石頌詞皆以三句成韻與會稽同而琅邪臺刻石獨以二句且其詞冗長至有三十六韻之多亦與他刻有異

又按漢書藝文志云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今大篆有石鼓文尙存史籀之跡趙高胡毋敬諸作久佚不見世所存李斯書惟此數碑而已衛恆書勢江式論書

表墨池編載庾元威論書唐旋度論十體書並以
小篆爲李斯所作與藝文志合顏師古漢書注獨
云小篆秦始皇使程邈所作謬矣書苑精華載韋
續五十六種書小篆有二一曰周時所作漢武帝
作汾陰鼎即其文也一曰李斯摹寫始皇碑敘皆
用此體亦曰繆篆又有細篆書云亦秦始皇時所
作夫既分小篆爲二又析李斯書爲二種并合繆
篆小篆爲一鑿空牴牾莫此爲甚附辨其誤於此

瓦當文字 共四種

瓦當徑七八寸各種自
一字至十二字不等

衛衛衛衛衛衛衛

右瓦得之阿房宮東北土中其文僅一衛字按史記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又長安志云瓦作篆字者秦瓦也秦作六國宮室用其國號

以別之今衛字瓦當是秦爲衛國作宮室之瓦考史記索隱六國與宋衛中山爲九國又臣瓚云秦并六國衛最後亡漢書地理志始皇既并天下猶獨置衛君二世時乃廢爲庶人衛雖後亡當於六國並作宮室衛之爲衛猶楚之爲楚並爲秦瓦朱楓秦漢瓦圖記

朱氏云衛字瓦當秦爲衛作宮室之瓦也予得一片字殊不佳制作亦劣友人處獲觀其五大小精粗亦不一且有肅劣而近隸體者祖龍之世不應簡陋若此按漢書未央長樂甘泉建章諸宮皆有衛尉卿一人掌宮門衛士公車司馬令大誰長令衛士令衛士

長衛侯衛司馬旅賁令丞尉主簿等二十二官皆屬焉考宗正都司空上林農官之屬皆有瓦當則衛尉寺近在宮掖亦應各有題字豈精者爲秦作衛國公室之瓦餘爲衛士屋宇之瓦歟申兆定涵與關秦漢瓦當圖說右衛字七瓦秦漢瓦圖記云云敦疑爲不然若衛字爲秦宮瓦當得自咸陽北阪不應得自漢城又不應七瓦爲字大小及輪廓文飾各異攷漢百官表衛尉秦官掌宮門衛屯兵顏籀注引漢舊儀衛尉寺在宮內胡廣云主宮闕之門內衛士於周垣下爲區廬區廬者若今之仗宿屋也據此則衛字瓦當即衛尉寺

并宮内周垣下區廬瓦也故形製不同如此程敦秦漢瓦當

文字

蘭池宮當

右瓦得之漢城西考水經注云渭城縣有蘭池宮秦始皇微行逢盜於蘭池𨽻勝覽云咸陽縣二十五里有蘭池宮故定爲秦瓦其曰蘭池宮當當字未詳按三都賦云玉巵無當注云當去聲底也今當作底解未知是否再各志有上林儲胥亦爲漢瓦儲胥藩籬也宮底之與藩籬義亦相倣存以俟考秦漢瓦圖記

三秦記始皇引渭水爲長池築爲蓬萊山刻石爲鯨

長二百丈是爲蘭池元和志秦蘭池宮在咸陽東二十五里以地考之此蓋其宮室之瓦也詳具闕秦漢瓦當圖說

右蘭池宮當趙文學得自咸陽考漢書地理志渭城有蘭池宮不言何帝所起又楊僕傳云受詔不至蘭池宮如淳曰蘭池宮在渭城文選李善注云咸陽縣東南二十里周氏陂南一里有漢蘭池宮據此則蘭池宮乃漢宮非秦宮也而三輔黃圖因史記始皇本紀有逢盜蘭池之說遂與阿房興樂並列而目爲秦宮矣本紀云爲微行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夫曰微行曰夜出則不在宮中可知又曰逢盜蘭池

則無宮可知正義引括地志云蘭池陂即古之蘭池在咸陽縣界亦不言有宮然則史言蘭池者特著逢盜之地漢乃因池以建宮耳烏得爲秦宮哉黃圖又云蘭池觀在城外此則別近漢城之觀與同名非此蘭池宮也 秦漢瓦當文字

長生無極

長生無極

長生無極

長生無極

長生無極

長生無極

長生無極

長生無極

長生無極

長生無極

常生無極

右長生無極自咸陽以南濱渭而東直抵驪山北麓廢堡廃垣間往往得之故土人目爲阿房宮瓦其文大率與首三瓦相同而長作常極作極者則不多見長常古通借字極字說文從木亟聲敬從攴苟聲苟

自急敕也從芊包省從口口猶慎言也唐韻己力切

故極字可從徵得聲 秦漢瓦當文字

維天降靈延元萬年天下康寧

維天降靈延元萬年天下康寧

維天降 靈 延元萬年 天下康寧

文曰維天降靈延元萬年天下康寧近時士人得之

阿房宮故基 涵貞閣秦漢瓦當圖說

右瓦三其二宋學博錢別駕得於長安市肆其一俞

太學得於咸陽篆法圓渾古妙諸君皆斷為秦瓦或

當然與 秦漢瓦當文字

金石萃編卷四終

金石萃編卷五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漢一

魯孝王石刻

石高一尺五寸廣二尺三寸三行十三字
後刻高德裔記正書今在曲阜縣孔廟

五鳳二年魯卅四年六月四日成

魯靈光殿基西南卅步曰太子釣魚池盍劉餘以景
帝子封魯故土俗以太子呼之明昌二年　詔修
孔聖廟匠者取池石以充用土中偶得此石側有文
曰五鳳二年者宣帝時號也又曰魯卅四年六月四

日成者以漢書考之乃餘孫孝王之時也西漢石刻世爲難得故予詳錄之使來者有考焉提控修廟朝散大夫開州刺史高德裔旻卿記

魯孝王刻石今在孔子廟中五鳳二年者漢宣帝有天下之年也魯卅四年者魯孝王有國之年也上書天子大一統之年而下書諸侯王自有其國之年此漢人之例也三代之時侯國之爲史者則但書本國之年而不書天子之年春秋隱公元年者何自魯人書之也泰誓十有三年者何自周人書之也　漢時諸侯王得自稱元年漢書諸侯王表楚王戊二十一

年孝景三年楚王延壽三十二年地節元年之類是也淮南子天文訓曰淮南元年冬者淮南王安始立之年也注者不解乃曰淮南王作書之元年又曰淮南王僭號此殆未讀史記漢書者矣　又考漢時不獨王也卽列侯於其國中亦得自稱元年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高祖六年平陽懿侯曹參元年孝惠六年靖侯窋元年孝文後四年簡侯奇元年絳侯世家上言侯建德十三年下言元鼎五年是也呂氏考古圖周陽侯甗鍑銘曰周陽侯家銅三習甗鍑容五斗重十八斤六兩侯治國五年五月國鑄第四呂大臨

曰侯治國五年者自以侯受侯嗣位之年數也文選魏都賦劉良注文昌殿前有鐘其銘曰惟魏四年歲次丙申龍次大火五月丙寅作蕤賓鐘魏四年者曹操爲魏公之四年漢獻帝之建安二十一年也金石文字記

按德齋題記以此書爲石朱竹垞曝書亭集則云五鳳二年塼一出嵌曲阜孔廟前殿東壁篆文一行志塼埴之歲月則又以爲塼又其書極古質今雖模糊然隱隱是隸不是篆竹垞竟目爲篆皆不可曉王澍竹雲題跋

錢竹汀云魯孝王慶忌以後元元年嗣則五鳳二年

當爲孝王之三十三年方綱按魯共王餘以孝景二年立爲淮陽王二年徙魯二十八年薨此魯共王餘之二十八年者漢武帝元朔元年也史表書曰元朔元年安王光嗣四十年薨則是安王光未逾年改元也準此度之則孝王慶忌自必亦以未逾年改元矣旣以元朔元年爲安王光之元年則自應以征和四年爲孝王慶忌之元年而自征和四年計至五鳳二年正是三十四年矣史表書曰後元元年孝王慶忌嗣者據各國赴告之文書之非孟堅之失也葢孝王上承安王之制未逾年改元而其赴告於朝則曰後

元元年嗣位若逾年改元也者此或魯國臣下諱言未逾年改元而為此赴告之詞漢朝未能核正之耳

翁方綱兩漢金石記

按漢書諸侯王表魯孝王慶忌以後元元年嗣三十七年薨則五鳳二年當為孝王之三十三年與石刻不合予因取表與本傳反覆校之如魯共王餘以孝景二年立為淮陽王二十八年薨表與傳並同計其薨年當在元朔元年而表乃以為安王光之元年表稱文王晙十九年薨而傳作十八年則魯諸王嗣封年歲史文固多牴牾此刻出於當時宜得其實也潛研

堂金石文跋尾

按此石以金明昌二年出土益章宗明昌元年三月詔修闕里孔子廟二年春興廟工據後方記乃知提控修廟者即高德裔也靈光殿搆于景帝之子共王餘此石乃餘孫孝王慶忌時刻不知其所用金石錄補謂周亮工宦山左時有人翻刻此石易原石而去亮工所得拓本較俗本迥異今審石本古質可愛定爲原刻其說益未確也近人高鳳翰嘗鉤摹舊拓本餘姚張氏鐫之于木字畫譌誤殆無足取

鴈足鐙欵

鐙高六寸其槃圍一尺五寸建昭至故家四十五字旋于槃下令陽平十三字六行横列槃側後大厨三字在底之側

建昭三年考工輔爲內者造銅鴈足鐙重三斤八兩護建佐博嗇夫福掾光主右丞宮令相省

中宮內者弟五　故家

令陽平家畫一至三陽朔元年賜

大厨鐙

建昭三年考工、輔爲內者造銅雁足鐙重三斤八兩護建佐博嗇夫福掾光主右丞宮令相省　中宮內者弟五　故家

今陽平家晝一至三陽朔元年賜

後大廚

乙巳秋陜西按察使王逃菴昶札來以所得漢銅鴈足鐙款文拓本見寄或云此鐙卽揚州馬氏家所藏鴈足鐙樊榭詩所詠也予按其文與樊榭所詠馬半槎藏竟寧元年之鐙迥不相同其非一器無疑且以證予疊舞樊榭釋文之誤所益爲不少矣　薛尚功鐘鼎款識載漢銅鴈足鐙二行鐙二內者鐙一鹿盧鐙一耿氏鐙一其欵文皆止年月一條未有更起年月爲二文者獨是鐙造於建昭三年賜於陽朔元年一器

之中有西漢文二爲尤重可寶也　後大廚三字著其庋置之地故家二字著其所賜之家此二文葢皆陽朔元年所補鐫也詳驗故家二字筆如鐵綫亦與首文微有不同　于今得王述菴所寄建昭三年一鐙拓文以半槎所藏鐙拓本形模尺寸比較規圜相去不遠而建昭一鐙其盤樣徑圍視竟寧者稍弱耳固知竟寧之鐙三斤十二兩建昭之鐙三斤八兩無可疑也若依樊榭所釋四斤十二兩則二器不應如此懸絶致使後人必有疑漢世權量不符者矣又漢世官名有卒史而無衣史且此字拓本尚極分明是

卒字也此器之文凡五十一字而樊樹所釋乃誤其四可不慎乎且鐙槃下刻字記年與工名者第可謂之款識亦不得謂之銘　戊申冬逊菴調江西布政使予適以試事在南昌借此器來諦觀古光凝澤槃仰庋覆中承以脛下阜三趾以建初尺度之其槃凡爲圜二重外一重圜逕五寸內圜逕二寸其周輪高八分厚一分底橢而微長前近趾處微寬後近跟處微殺橫度之則前寬三寸一分後二寸六分也通計高六寸云以今營造尺度之通高四寸四分耳然此款文云重三斤八兩而以今權權之重一斤八兩則

漢權之較今權殺不及半而漢度之視今度殺不及十之八此予親見其器而得其權度之槩如此者兩漢金石記

案元帝建昭三年造此器至成帝陽朔元年始賜陽平家陽平王鳳也鳳以永光二年嗣父陽平頃侯禁歷二十四年薨則銘云陽朔元年鳳于是時實被賜也考工二輔古者物勒工名制器之不苟如是漢有書佐今云律佐亦史闕文武億授堂金石跋

案隸銘所云漢書百官表少府屬官有考工室武帝更名爲考工中書謁者黃門鉤盾尙方御府永巷內

者宦官八官令丞皆屬焉漢時制器有屬尚方者世
傳尚方鑑尚方劍尚方故治帳構銅三輔黃圖所稱
作室上方工作之所是也有屬考工者臣瓚所謂冬
官爲考工主作器械元康鐎斗所識考工工賢友及
此器是也內者名附見少府下甘泉鐙內者字凡二
見外戚傳稱許廣漢女嘗爲內者令歐侯氏子婦王
莽傳天鳳元年莽欲行巡狩之禮詔內者行張坐臥
師古注宣帝紀內謁者郭穰曰百官表云內者署屬
少府是內者卽內謁者省文黃圖云署在未央宮續
漢書云掌宮中步帳褻物薛尚功云內者有令丞奄

人之職知漢時服御器物皆由內者傳宣銘故云爲
內者造兼以避至尊也護建佐書無明文綏和壺有
護級掾元康斗有建護長疑當時鎔治之職隨時而
設故第見于諸器嗇夫之名不一外戚傳有暴室嗇
夫張釋之傳有虎圈嗇夫韓延壽傳高陵有縣嗇夫
王莽傳宗祝卜史官皆置嗇夫佐齊安爐有典宫嗇
夫元康斗有繕作府嗇夫當時在在有此職故表不
遍載右丞宫令屬衛尉銘末云省者郎上林鼎監工
之義綏和壺曰寶省太官壺曰永省元康斗曰義省
其旨同曰輔曰博曰寫曰光曰相者所謂物勒工名

以考其誠其例較周秦爲尤備已篆銘所云陽平家者鐘鼎款識有周陽侯家鍾武安侯家鈁西漢多此稱謂案恩澤侯表陽平侯有二陽平節侯蔡義昭帝元平元年封以宣帝本始四年薨陽平頃侯王禁元帝初元元年封永光二年薨成侯鳳嗣成帝陽朔三年薨侯襄嗣又孝成帝紀卽位以元舅侍中衛尉陽平侯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陽朔三年秋八月丁巳大司馬大將軍王鳳薨據銘所云按之宣帝紀詔賜丞相陽平侯義者時爲不合而鳳之没又在陽朔三年洵爲王氏所刻無疑矣外戚傳載王氏

之盛自鳳始成帝特重懿親斥先世之器以遺之銘云盡一至三是所賜不止一器而鳳遂鐫識以榮君賜後大厨三字刻以志所藏之地猶孝成鼎言長安厨好時鼎言供厨金也飾以雁足刱始宣帝將鍾鼎款識有黃龍元年造者一永始四年造者一邗江馬氏有竟寧元年造者一趙魏跋

大泉五十範

面徑四寸底三寸七分
左右列大泉面背各二

大泉五十

新莽閏位特重錢法錢凡六品刀凡二品布凡十品

阬而以剛卯金刀合劉氏文乃禁佩剛卯除刀錢以大錢小錢二品並行防民盜鑄挾銅炭者入鐘官其時鼓鑄多故至今猶有存者若大錢笵竊疑排纂譜錄圖志諸家或未之見也笵形正方中央輪郭四其二有文曰大泉五十曝書亭集

按錢笵之稱不見于古舊唐書作錢模與笵同義說文笵法也通俗文云規模曰笵漢書食貨志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次七分三銖曰幺錢

一十次八分五銖曰幼錢二十次九分七銖曰中錢三十次一寸九銖曰壯錢四十因前大錢五十是爲錢貨六品直各如其文此卽大錢之笵以今所存莽錢較之大小分寸悉合前代著錄家如洪遵董逌諸人皆未之見也兩漢金石記載大泉笵有四器底皆有字一曰宜泉吉利一曰吉利史方一曰大吉一曰金錫而此器底平無字别是一種蓋錢貨六品中大錢鼓鑄最多於此可見

孔林墳壇石刻二種

一横廣七寸八分高六寸四行行三字

祀其卿墳□□攝二□二月造

祀其卿墳壇居攝二年二月造

一横廣九寸五分高六寸五分四行前二行行三字後二行行四字今並在曲阜縣孔廟

上谷府卿墳壇居攝二年二月造

上谷府卿墳壇居攝二年二月造

墳壇者古未有土木像故爲壇以祀之兩漢時皆如此金石録

趙氏有居攝墳壇刻石二其一曰上谷府卿墳壇一曰祀其卿墳壇皆居攝二年造趙云上谷郡名祀其縣名王莽時官名日易史家不能盡紀不知府卿祀

其卿爲何官予嘗於廣漢屬國造橋碑論之矣應劭所云大縣有丞左右尉所謂命卿三人漢隸有吳郡府丞武開明碑而武榮碑中稱之曰吳郡府卿又沈子琚緜竹江堰碑云縣丞王卿則居攝墳壇所刻乃上谷府丞祝其丞也予未獲此二碑因說王莽候鉦故并及之

洪适隸續按隸釋蜀郡屬國辛通逵李仲曾造橋碑跋云漢志屬國置都尉一人丞一人又注引應劭云大縣有丞左右尉所謂命卿三人小縣一丞一尉者命卿二人隸刻有武開明碑終於吳郡府丞其子榮碑中書爲吳郡府卿沈子琚碑有云縣丞犍爲王卿諱某字季河据史及碑則漢人蓋有稱其丞爲卿者此題不顯題辛君爲都尉而謂之明府則季君稱卿蓋是屬國丞也又隸續南安長王君平鄉道碑跋曰碑有丞什邡王卿尉緜竹楊卿姓名應劭云小縣一丞一尉所謂卿二人此碑丞

尉皆稱鄉與應說合

二石龕龕椁四圍而鑿其中刻之於內祝其卿龕崇一尺廣二尺厚一尺五分其龕崇二以爲鑿崇以其三爲兩椁之崇十分其龕廣三而殺之以爲鑿廣鑿廣五寸五分餘以爲椁廣三分其椁廣一在左二在右以置其鑿弦鑿於龕上下中也以其厚之弱爲之鑿深上谷府卿龕崇與廣厚如祝其之數惟鑿廣十分其龕廣而三之六寸也他形制從同在曲阜縣孔子墓前雍正十年廟官陳百戸移置孔子廟西齋宿所金石圖

張塤曰祝其絫東海郡新莽天鳳改名曰猶亭山此在居攝時故猶曰祝其非左傳杜注夾谷卽祝其絫泰山郡之萊蕪者也方綱按漢志祝其絫東海郡下泰山郡則無之叅左傳之祝其非漢之縣名矣兩漢金石記

近有以卿作鄉者謂漢時官制有鄉侯亭侯此省一侯字不知二篆實作卿非作鄉也古人省字義原顯明若鄉侯省侯字而止曰鄉則不詞矣山左金石志

趙德甫首著錄跋此不知府卿祝其卿爲何官洪氏推爲郎府丞縣丞水經注載陽嘉三年碑云府卿規基經始予以丞卿漢

人通名之故蓋亦有自周官太宰立其兩註兩爲兩卿鄭司農云兩爲兩丞疏以其兩卿丞副其長先鄭以後代之官況之故云兩丞也然則丞卿品秩皆相比從古則云卿依漢制則云丞近人爲文好用古官名稱知府曰太守知州曰刺史亦猶是也若漢南安長王君平鄉道碑丞什邡王卿尉綿竹楊卿此又丞與尉並得云卿矣趙氏又云古未有土木像故爲壇以祀之案宋玉招魂所言像設居室及抱朴子云汲郡塚中書言黃帝旣仙去其臣有左徹者削木爲黃帝之像帥諸侯朝奉之故司空張茂先撰博物志亦

云黃帝仙去其臣思戀罔極或刻木立像而朝之據此則像設用土木古已有是矣授堂金石跋

開通褒斜道石刻

石橫廣一丈二寸高前段三尺二寸五分中段四尺五寸後段五尺五寸其十六行行五字至十一字不等今在褒城北石門

永平六年漢中郡以詔書受廣漢蜀郡巴郡徒二千六百九十人開通褒余道大守鉅鹿鄐君部掾治級王弘史荀茂張宇韓岑第典功作大守丞廣漢楊顯將相用始作橋格六百卅三口大橋五為道二百五

十八里郵亭驛置徒司空褒中縣官寺并
六十四所口凡用功七十六萬六千八百
餘人瓦卅六萬八千八百

附宋晏袤釋文及碑陰題記

漢鄐君修褒斜道碑字　南鄭令晏袤釋

永平六年漢中郡以詔書受廣漢蜀郡巴郡徒二千六
百九十八人口通褒余口太守鉅鹿鄐君部掾治級王宏
史荀茂張宇韓岑弟興功作太守丞口口楊顯將貭用
始作橋格六百二十三閒大橋五爲道二百五十八里
郵亭驛置徒司空褒中縣官寺并六十四所凡用功七

十六萬六千八百餘人瓦卅六萬九千八百四器用錢
百四十九萬九千四百餘斛粟九年四月成就益州東
至京師去就安隱

漢中郡太守鄐君修橋格碑壹百五十有九字漢明
帝永平六年刻於褒余谷中其紀號先巳官鐵盆銘
一歲紹熙甲寅三月甲子南鄭令晏袤以堰□□□
褒谷獲此刻於石門局乖險側斷崖中先是癸丑夏
秋積雨苔蘚剝落至是字畫始見□遒奇勁古書有
餘與從盆中元二年蜀郡太守何君閣道碑體勢相
若建武永平去西漢未遠故字畫簡古嚴正觀之使

人記敬而暇昝高皇帝興王漢中出褒入秦道由子
午塗路㢟鱄自秦取蜀之石牛衢開通石所史雖不
書靈帝建寧五年衡官掾仇審頌太守李翕郙閣碑
云嘉念高帝之開石門元功不朽則石門雖基於秦
而開於高帝明矣至威帝建和二年漢中太守王升
鐫碑石門中紀永平四年司隸校尉楊君孟文以詔
書鑿通石門則又從而廣之通道矣又十年至安帝
永初元年西夷虔殘橋梁斷絕復循子午凡十五年
至順帝延光四年詔益州刺史罷子午道復通褒余
則此路自秦漢以來通塞屢矣今碑刻於永平六年

散漢中郡以詔書受廣漢蜀郡巴郡徒二千六百九
十人開通褒余道太守鉅鹿鄐君部掾治級王弘史
荀茂張宇韓岑弟典功作太守丞廣漢楊顯始作橋
閣六百廿三大橋五為道二百五十八里九年四月
成就刻石紀工器錢粟尤數於崖壁中去石門不百
步惜乎崖頂碑斷字有亡闕今所鑿棧道石竅具存
適知楊孟文治石門於四年辛酉歲鄐君楊君治閣
道於六年癸亥歲帝王似建和二年紀石門之功已
不及此橋格事今乃遇口壹千一百三十三年之後
物之顯晦蓋有定數如此鄐君楊君為民興此閣道

三年而後成曾而諱勞而史逸其名非否蘇封護至今又爲風雨所剝此名遂亦摩滅余敬書碑陰俾來者有以取信焉夏四月旬有六日臨淄晏袤書

宋紹熙甲寅帥章德茂始得此刻故晏氏字原載之而隸續不及載也　晏所題記之前拓本尚隱隱有字蓋別有晏所釋文一段也所謂九年四月成就云云者當是其釋文之末一行而今拓永平刻文止有一百廿四字較之晏所記者一百五十九字尚少其三十五字又以今所見釋文末一行得見其末之十有七字則尚少其十八字然晏記中又尚遺失原文

數字而以卌爲廿又引楊孟文石門頌出散入秦語作出饑入秦亦誤也晏既謂此文刻於永平六年又云九年成就所以婁氏字原載此刻云永平九年立此則非拓得其全文不可而今此拓本亦已艱致無由而臆斷之或婁氏九年之說有所据依耳鄐君不著其名廣韻漢有東海太守鄐熙古今姓氏書辯證云因官居焉望出東海者也橋格即橋閣字然閣字本非其義格則枝架之名此格字當爲正也兩漢金石記

右碑歐趙洪三家俱未著錄宋紹熙末南鄭令臨淄

晏袤始得之爲文記其事然其地崖壁斗峻沿鄰阻深自晏令作記後六百餘年罕有津逮而摹搨者今巡撫畢公撰關中金石記乃搜訪而錄之文字古朴東京分隸傳於今者以此爲最先焉鄐本晉邑以邑爲氏鄐君惜未詳其名字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開通褒斜閣道摩崖字徑三四寸體界篆隸之閒甚方整而長短廣狹不一余所見漢人書者諸城縣著內延光四年刻石亦此類也其文共計一百二十四字合之宋晏袤所云一百三十九字共少十一字當是所紀歲月也袤文中似又有永平九年四月字樣

或此掀始于六年成于九年後刻此石也中裹斜作

余橋閣作格並古字通關中金石記

按是刻昶官陜西時所拓從前著錄家皆未見之

磨厓後有宋晏袤釋文并題記晏所釋全文可讀

知今本後尚有三十餘字爲工人遺拓畚鄐君受

詔興工在永平六年迄九年四月始成就也兩漢

金石記云晏記前尚隱隱有字九年四月當是釋

文之末行是翁氏僅見題記而不見釋文疑所謂

九年四月者即晏所題年月故所撰年月表次此

碑於永平六年耳褒斜道即今之褒城據縣令倪

學林云自褒城而西南凡三百餘里懸崖絕壁漢
唐題字隱見於叢莽間連綿不絕葢宋以前路通
興元棧道俱在山半故漢唐遺迹最多今棧道移
而漸下遂不可摹拓矣又韓城郃邑河東山壁上
石刻亦多而石淙南北摩崖尤不可勝紀又族弟
敢昆云嘉陵江南北山壁上題字亦數百處然此
種石壁古苔雜樹斫伐爲難必須長梯巨架所費
不支并恐工人顛墜多傷民力皆未能羅致也并
書于此以告後之訪碑者

康侃銅尺

尺寸如其器今在曲阜衍聖公府

慮俿銅尺建初六年八月十五日造

慮俿銅尺建初六年八月十五日造

國子監博士孔尙任字東塘曲阜聖裔博雅好古丙寅丁卯閒從故工部侍郎孫𣧑瞻在豐治下河在江都得漢銅尺一上有文字曰慮俿云云孔自作漢銅尺記周尺攷周尺辨三篇極精核王士禛居易錄

建初銅尺與周尺同當古尺一尺三寸六分當漢末尺八寸與唐開元尺同當宋省尺七寸五分當浙尺八寸四分當明部定官尺七寸五分弱當今工匠尺

七寸四分當今裁尺六寸七分當今曩地官尺六寸

六分當今河北大布尺四寸七分孔衍任跋

孔東塘云漢章帝時冷道舜祠下得玉律以爲尺與

周尺同因鑄爲銅尺頒郡國謂之漢尺此或其遺歟

又引郎瑛云劉歆銅斛尺後漢建武銅尺與周同自

注云建初問得周玉律以爲尺謂之後漢官尺疑其

非漢武也按隋志列十五尺一周尺即劉歆之銅尺

建武之銅尺祖冲之之銅尺荀勖令劉恭所造之尺

謂之晉前尺者是也二晉曰攵玉尺則世說所稱田

父於野中得周時玉尺者也此比晉前尺爲一尺七

麤矣四漢官尺即以文學奚景所得舜祠下玉尺而度之與始平尺同此則比晉前尺為一尺三分七豪未嘗明言得周玉律以為尺謂之漢官尺也玉海所云相傳謂之漢官尺是後人謂之非漢人自謂也然建武銅尺即晉前尺漢官尺即晉始平尺今所見建初此尺則固可據以證建武及周尺者耳　後漢書郡國志慮虒縣并州太原郡前漢地理志注師古曰音廬夷建初六年為章帝即位之六年辛巳上距建武五十餘年矣然予嘗準此尺以度王莽時貨布及漢時諸器無不脗合者以此知建初尺與劉歆尺建

武尺皆不相遠而周尺之制亦可因以類推明矣

曲阜桂未谷馥云許祭酒鄭司農尚不能定周尺沈

冠雲乃居然据以分田制祿殊爲武斷江寧周㦄亭

榘云曲阜孔氏所弆銅尺重今廣法平十八兩面廣

準此尺一寸側厚準此尺五分與沈冠雲周官祿田

考尺同沈卽以此爲周尺且云沿傳十五等尺較之

當以此爲眞周尺一切周官分田制祿悉以此推用

矣愚按二君於沈氏之說疑信不同葢稽古以闕疑

致愼爲主桂君之言自不可廢然沈冠雲著周官祿

田攷所繪古尺圖實與此建初尺無二冠雲云右圖

摹宋秦熺鐘鼎款識冊所載冊又載尺底篆文銘云一周尺漢志鎦歆銅尺後漢建武銅尺晉前尺並同

按高若訥依隋志定十五等尺第一爲周尺卽此也葢此於後人所定周尺中爲近古且最著云愚按冠雲所摹初非此建初尺而今驗其圖正相合則建初尺之卽建武尺尤爲足信矣兩漢金石記

按隋書律志載漢尺凡三一王莽時劉歆銅尺一後漢建武銅尺一漢官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三分七毫蕭吉樂譜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史奚景於泠道縣舜廟下得玉律度爲尺今聖府所藏造於建

初六年或卽用奚景所制未可知也梁武帝鍾律緯稱祖冲之用古尺較今尺一西京銅望臬一金錯望臬一古臬一建武銅尺惟西京望臬微弱其餘皆同荀勗晉前尺卽以莽時貨泉依漢書食貨志尺寸積十枚校驗此尺適合十寸知後漢之尺與莽尺無差矣王制云周人以八寸爲尺蔡邕獨斷夏以十寸爲尺殷以九寸爲尺周以八寸爲尺是三代度量不相沿襲鐘鼎款識謂周尺與建武尺同友人沈彤用秦熺所栅計算周官祿田多與古制合者此尺校建武尺豪釐無爽則亦與周尺

同也得周尺而夏殷之尺可以攷見矣𥙷嘗謂度
量權衡皆有所起而莫不應黄鍾之管故漢書律
歷志云度者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黄鍾之長以子
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黍爲黄鍾之長
一黍爲一分周宣帝時達奚震等議稱嘗以上黨
羊頭山黍依漢志度之若以大者稠㮚依數滿尺
實於黄鍾之律須撼乃容若以中者㮚尺雖復小
稀實於黄鍾之律不動而滿計此二事之殊良由
消息未善其於鐵尺終有一會且上黨之黍有異
他鄉其色至烏其形員重用之爲量定不徒然正

以時有水旱之差地有肥瘠之異取黍大小未必得中按許慎解秬黍體大本異於常疑今之大者正是其中累百滿尺即是會古實籥之外纔剩十餘此恐圍徑或差造律未妙就加撼動取滿論理亦通宋鄧保信縱累百黍定爲樂尺丁度等言據保信黍尺二其一稱用上黨秬黍員者一黍之長累百成尺與蔡邕合黃鍾管內秬黍千二百粒以黍長爲分再累至尺二條比保信元尺一長五黍一長七黍又律管黃鍾籥一枚容秬黍千二百粒以元尺比量分寸畧同復將實籥秬黍再累者校

之即又不同朱載堉律學新說又云累黍有三法曰橫黍一黍之廣爲一分曰縱黍一黍之長爲一分曰斜黍非縱非橫而首尾相銜近胡彥昇樂律表微辨之云劉芳依漢志以一黍之廣爲一分即橫黍之說公孫崇變古以一黍之長爲一分即縱黍之說元匡更出己意以一黍之廣度黍二縫以取一分乃是用一黍半周之廣爲一分初無斜黍之說據此言之則累黍一事從無定準良由古法鮮傳眞黍難得且黍亦未必定中者即有中黍亦復稀稠不齊難于考驗故衆說紛紜若是善乎朱

載堉之言曰上黨秬黍佳者縱累斜累橫累皆與大泉合得此等佳黍然後可用若或不滿九枚錢之徑者慎勿誤用歷代造律而致樂聲焦急其失坐在黍不佳也世有深明樂律之原者訪得羊頭中產積累求之使無毫釐差忒以校古制庶不惑于繆悠之論乎因著錄是尺輒攷前人異同說畧于此以俟復古者擇焉

王稚子二石闕

二石下闕存高四尺五寸廣一尺一寸碑陰宋人題記殘字一行正書

漢故兗州刺史名卩

令王君稚子之闕

一高賡輿前闕同書並在新都縣此闕今亾

漢故先靈侍御史河內縣令王君稚子闕

上闕于成都其石室在學官東漢循吏□□□□□□

□□□□之新都其石闕在道傍下闕

右雒陽令王稚子二闕王君名渙其字稚子廣漢郪人也東漢循吏有列傳渙舉茂材歷温令兗州刺史侍御史洛陽令以和帝元興元年卒今成都新都縣有渙墓此墓前之雙石闕也趙氏云本傳稚子嘗爲温令而碑作河內令乃史之誤其說非也温者河內之邑河內是郡名無令也碑云河內縣令者以郡爲

尋替謂河內之縣令爾即溫也先壹之稱宅碑所無
碑中縣字反系作縣洪适隸釋
崇禎十三年太倉黃翼聖知四川之新都縣余案縣
釋以二闕字屬之至十七年解縣事歸出此爲贈云
二闕已横卧榛莽中各失其下半截矣此後四川兵
戈雲擾人煙斷絶正不知二闕尚存否也洪趙所藏
二闕俱有全文故知其名與歐陽所藏止刺史一闕
而又失去王君下二字遂不知爲何人止據稚字去
水加佳爲光武以後字定爲後漢人耳苟非洪趙兩
君子則今之見二闕者何從知其爲稚子哉丁酉正

月顧苓記黃易小蓬萊閣金石文字

漢王稚子石闕載洪趙二錄甚詳崇禎庚辰余之官新都郎古郪縣道傍二闕儼然在焉癸未余量移彰南命工搨數本以歸中間殘闕共十一字據舊君常云吳中藏本皆同其湮滅自何年已不可攷矣歲次屠維大淵獻如月望日攝六老人識同上

闕在新都縣北十二里官道西彝前高一丈五尺闊三尺厚二尺五寸字逕三寸五分東向按王君闕有二其一云漢故先靈侍御史河內縣令王君稚子闕雍正九年沒於溝水中金石圖

新城王文簡秦蜀驛路後記所錄西闕正面曰漢故
先靈侍御史河內縣令王隸書其陰曰西漢循吏云云
行楷直下書又云石闕闕字中畫已失之矣然此陰
以今拓本驗之乃是雒陽令一闕之陰非河內縣一
闕之陰也文簡蓋偶誤記耳兩漢金石記
拓本楷書二半行乃王稚子闕之陰殘字也　國朝
成都通判陳耦漁祥裔蜀都碎事載此文劉逕所爲
也今錄於左
西漢循吏稱文翁葬于成都其石室在學宮東漢循
吏稱王稚子葬于郪縣卽今之新都其石闕在道傍

然石室依古禮殿得不磨滅而石闕獨暴露骨立可
憐歷兩漢千二百餘年閒二人爲古今吏師而遺跡
亭亭然參峨嵋氣凜雪山蓋官學者所當臣于下風
以幸教勞辭而至有未及者其不避如此予訪古石
類得秦石犀石笋漢石室石柱石闕凡物五者犀笋
與柱無甚損益事而石闕苟不朽則實二人之甘棠
也于是新都令王君天常趣古甚力得予說因請大
尹莆陽蔡公爲稚子作扁書榜以昭昏昏拔闕面有
隸字三十一法度功古過于鍾梁闕上下有衣冠鳥
獸等象僅可辨氣韻精簡過于顧陸并以告來者

此文以今所得殘拓本依其字數度之當是十一行行二十三字也東都事略劉涇字巨濟簡州陽安人熙寧六年進士元符末除職方郎中卒有前溪集爲米元章書友同上

王文簡所記王稚子二闕此其東闕也云此闕下方上銳疊石如累碁其巔如蓋覆之望之如窣堵波狀疊石凡五層二層刻人物之形三層象虎海馬五層師子也又記後人題字今錄于此

宛丘李昇符季士宏鄭膺權眉張剛壬午歲季冬廿四日龍舒陳口公觀此建中靖國元年洛陽張戩岷

江張剛汴西馬中行同逕大尹淸源口行楷横書在第三層

唐安張綮先王

紹興八年秋八口伯疆口漢同來八分横書在第四層

建安吳栻口赴鎮明年二月口皆謁漢循吏王口城

東秉同之激口行書直下在第五層

若潺衍與桂口也於是新都口大尹甫陽口桂恐是柱之訛

潺當是犀行楷書直下在第五層

金石錄云按後漢書循吏傳王渙字稚子嘗爲溫令

而石刻爲河內令者蓋史之誤渙以元興元年卒然

則闕登和帝時所立也朱竹垞云漢書河內郡有溫

縣無河內縣所謂河內縣令者謂河內郡之縣令也史未嘗誤方綱按洪氏隸續已云謂河內之縣令爾卽温也碑中縣字反系作緜今以所見舊拓本騐之信然上同

王稚子闕洪氏隸續所錄凡三見其第五卷第十三卷皆各為之圖一闕其闕式一闕其畫象也又其第二卷別出雒陽稚子一題云右先置雒陽稚子六字其大小與王稚子闕相若而波磔不越乎規矩之外亦刻於稚子闕上但殘闕不具無先後之序愚案此六字卽其額也不應別出一題其置字盍卽壺字之

謁耳又新城王文簡秦蜀驛程後記詳錄闕上題記之文按文簡此記作於康熙卅五年丙子在黃子羽爲新都令倩工拓碑後之五十一年而其時不但雙闕具存且闕上所刻人物象虎海馬師子之形及逐層後人題記之字皆無恙則黃子羽作令時其完好更可知矣然此拓本漫漶太甚蓋出於工人之鹵莽若州字中直之岐出河字下點令字上半皆屬描失且其上數層之文皆置之不拓誠可憾也然洪氏所得拓本又在黃子羽之前五百年而已謂並爲罝則其剝泐已久又可知也前年門人陳和軒觀察入蜀

以拓本見寄則僅存雒陽令一闕及闕後陰之二半行耳然其拓法轉勝於此本以是歎善本之難得而此册雙闕具存尤可貴也予既重感秋盦所獲之不偶因爲遍考前人著錄之文臨寫于後翁方綱跋小蓬萊閣金石文字

王君有二石闕先壹一闕沒於溝水今二拓本並存又有文辨顧奇題記可貴也曰河內縣令者君先爲河內郡溫令也曰故兗州刺史者由溫令遷也曰先靈者猶言故也曰侍御史者坐考妖言不實罷刺史又徵拜侍御史也雒陽令者由侍御史還爲令也合

二闕而書君居官乃備予斷之曰此温與雒陽二縣民各爲君建一闕故各題其縣不然何以一人有二闕一闕只追書前官而不書卒於其位之官也華陽國志曰明廉侍御史洛陽令王渙字稚子郪人此只書卒於其位之官書法之應爾也書河內縣令而不書雒陽令書法之不應爾也予故曰先靈一闕是温縣民之所建也君之在温也其有放牛者輒云以屬稚子終無侵犯君不以字行而二闕題曰王君稚子者以放牛者猶知其字無人不知其字者矣君以元興元年病卒於洛陽民立祠安陽亭西絃歌以薦食

歌曰孝和帝在時洛陽令王君本自益州廣漢蜀人

蓋又人人無不呼為王君者矣乾隆乙巳大雪前七

日石公張塤同上

黃小松所藏舊拓本字尚顯存惟緜字損剝趙德甫

釋緜作縣謂稚子嘗為溫令而刻石為河內令者蓋

史之誤洪氏指河內縣令者以郡為尊蓋謂河內之

縣令耳即溫也予以字証之溫通作縕隸釋所存緜

字即縕字之轉今此拓本緜既全沒蓋嘗宋時必亦

有殘蝕遂致誤認為縣案詩飲酒溫克禮器溫之至

也內則柔色以溫之漢書義縱傳少溫藉義並與縕

藉同則石刻舊必作緼也稚子見古樂府亦言與從温補洛碻證史爲非誤雲漢正義溫字引定本作緼　授堂金石跋

漢王稚子雙闕今只存漢故兖州刺史雒陽八字餘不可得惟此雙闕拓本尚存二十字久在江寧龔鹿樵家乾隆丁酉葊小池雙鉤一本寄贈易數頫石友求取原本越八年乙巳之夏嚴侍讀道甫爲易作緣遂歸小蓬萊閣子羽令新都時值蜀中雲擾讀蓮蕘居士集中忽聲諸詩想見干戈戎馬之苦幸得歸老江南優遊泉石其手拓片紙自覺可貴今復爲黃氏所有亦一奇也錢唐黃易識於祥符寓館小蓬萊閣金石文字

按二圖已亾其一絧家藏舊拓本先壹一闕尚存全蝕者惟四字耳稚子爲河內溫令而闕題河內絧令金石家皆釋爲河內縣令曲爲之說武君億獨云褓即緼字緼與溫通其論甚核隸書𥁕字作𥁕與杲相似石刻剝落遂釋緼爲褓指爲縣字反文謬也商周器物文閒有偏旁互寫如騶作鄒作隨之類不可勝數漢魏甎瓦欵識亦多反文者良以字出模范易於顛倒漢碑皆出當時鐫刻應無此誤且漢人題名大率郡縣並書碑陰中此例尤夥其有郡縣同名不嫌複出如孔彪碑博陵之

類從未見縣名之下復加縣字者益足見諸家所釋為未確也蘊緼溫古並同聲詩小宛云飲酒溫克箋云猶能蘊藉自持以勝正義云定本及箋皆作溫字舒瑗毛詩義疏云包裹曰蘊謂蘊藉自持含容之義經中作溫者蓋古字通用方言蘊崇積也廣雅蘊崇積也說文薀積也引春秋傳云薀利生孽今本昭十年左傳作蘊利又昭二十五年左傳蓄而不治將薀蘊蓄民將生心顏氏家訓引郭璞三倉注云蘊藻之類也以薀蓄為蘊蓄蘊藻為薀藻皆緼溫相通之證東觀漢紀稱湊除河內

溫令商賈露宿人開門臥人爲作謠云王稚子代未有平徭役百姓喜益濱得民心如此

甘泉山漢刻殘字

石三段一豎兩橫據搨本豎者高二尺許廣八寸橫者一廣尺許高八寸一廣二尺許高九寸文各三四字雜篆隸徑四五寸不等從甘泉山出土今嵌置揚州府學

中尉萬廿

右一石四字若廿作二十讀則五字

萬

百卌

右一石二行橫列三字

口廟下疑保字

歲疑歲字

虒疑虒字

原不可識其文如此

右一石四行文俱漫漶難辨摹其影迹姑識疑以俟

詳攷

先世墓廬在雷塘形家以爲甘泉山之支脉偶於廬

北溯二十餘里至山山有惠照寺中多古石尋得三

石其有筆蹟可辨者一曰中殿第廿一曰第百卌其

一漫漶姑釋其文以俟考江鄭堂云此漢厲王胥冢

中石也甘泉山舊爲厲王墓今土人尚呼爲琉璃王墳琉璃者劉厲之訛也沈約宋書樂志陳思王鼙鼓歌云中殿宜皇子中殿與東宮義相近然則更可證爲胥之物矣若然則是西漢之石攷其時當在五鳳後四年在墳壇之前矣因海內西漢石少而江南更不可得得此甚奇亟爲搨寄述庵先生補萃編所未備阮元識

泣石莘稿卷五終